

青未了

与作周刊



找记者 上壹点

A14-15

齐鲁晚报

2022年12月26日

星期一

思 / 想 / 光 / 华

文 / 字 / 魅 / 力

□美编：
向明丽

一个人的爱情浮世绘

【书里书外】



□钟倩

爱情是什么？寒冬里的脚炉，风雪天的热吻，两颗灵魂的盟约……可以无限说下去。那么，反过来问，爱情不是什么呢？上海女作家潘向黎有个比喻：两粒沙子，从一堆陌生的沙子中跳出来，相遇，然后再被流水冲散？她说，这样不对，爱情应包含着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是充满体恤与同情的共同理念。

一年将尽，读过的书都如盐溶水，了无痕迹。案头的这本《上海爱情浮世绘》则令我印象深刻，这是小说家潘向黎阔别十二年归来之作。九个短篇故事，好比精致、可口且不重样的沪上小点心，配以下午茶佐餐，看着就赏心悦目，怡情怡性。

概括起来，爱情不外乎三个层次：男欢女爱，欲火中烧；世情与人心，诡异多端；生与死的较量，无穷无尽。如廖一梅在《恋爱的犀牛》中所说：“人对于爱的态度，代表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爱情是一把锐利的刀子，能试出你生命中的种种，无论是最高尚还是最卑微的部分。”可见，爱情是整个世界的一瞥，也是心灵世界的全貌。潘向黎特别善于捕捉微妙的悸动和人心的变化，从衣着、装扮、饰品、菜单、喜好，到老大昌、凯司令、红宝石等蛋糕店，她以小切口定格相遇、奇遇、重遇，带领读者感受幽微的情感和美妙的体验。既有分手后的重归于好，酒店里的一见钟情，搭伙吃饭的歪打正着，也有中年男人的网恋秘密，大龄女子的爱而不得，不时爆发的恐婚焦虑……拼凑起来像极了一个人的爱情浮世绘。

开篇《荷花姜》，用餐厅的菜品命名一场露水情缘，堪称绝妙。作者的笔摇曳生姿，以餐厅老板丁吾雍的旁观者视角为主线，缓缓描述荷花姜与黑衣男的约会，“男子出色，女子也出色，而且男子像一个黑色的瓷碟子，托着荷花姜的尖、俏、艳，格外显出她的醒目，而荷花姜也显示出不动声色和深不可测。”后来，黑衣男与另一位女子约会，她的描述形成反差，“盐渍过的荷花姜，娇艳的颜色暗淡了许多，但是转成了一种憔悴的风情，充满了欲言又止的过去。”看破不说破，语言有分寸。读到最后，黑衣男问，“她……哭了吗？”男人的始乱终弃和盘托出，荷花姜的号啕大哭和酩酊大醉找到原因，庸常的生活溢出了诗意，在回味不尽中反刍荷花姜的辣味。

评论家张莉说过，如何在短的篇幅里，写出一个气质超群的爱情故事，是个难题。她认为，最理想的短篇总会让人想到那些短而美的唐诗名句，要有“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容量。它可能芜杂，可能简洁，可能喧哗，可能沉静，但共同的特点是气质超拔，一骑绝尘。以研究古诗词著称的潘向黎写起短篇来得心应手，我甚至有种错觉，读她的《看诗不分明》《梅边消息》像是小说，读她的小说像是品诗。记忆犹新的《天使与下午茶》《添酒回灯重开宴》。前者围绕闺蜜相约去港湾酒店喝下午茶，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装修，配有芬兰阿拉比亚花卉，这本身就为制造爱情营造氛围。杜蔻和卢妙妙像极了红玫瑰和白玫瑰，“一朵甜美的艳桃粉玫瑰和一朵有微妙变化的白玫瑰”。那天恰好是杜蔻生日，妙妙送她一条玫瑰金白贝母四叶草锁骨链。就在这时，酒店陌生客人送给杜蔻一盒巧克力，继而发酵成一场爱情。闺蜜的下午茶如遇台风，乱了局面。小说里有太多装扮、饰品、环境的描写，繁复而密集，多少叫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却很好地烘托出了气氛。氛围到了，人物就写活亮了。《添酒回灯重开宴》以第一人称“我”，讲述大学同学柳叶渡和前任夏新凉的爱情，也可以叫“论一个前任的自我修养”。

十年没来往，前任突然联系柳叶渡，本以为叙旧谈情，却是因儿子上学跨学区择校，求助于她在教育局的老公萧冬桦帮忙，引出当初两人分手的来龙去脉：柳叶渡问他在《红楼梦》里会选哪个女子做妻子，他选袭人，她果断离开。多年后，再次提及这个问题，他称当初只想着有人伺候，现在明白袭人没文化，有了孩子辅导不了功课。柳叶渡笑出了眼泪，“像一朵开在迷惘和伤感的水汽之中的紫丁香”。她赶忙去卫生间补妆，活得体面而讲究。“后来我明白了，在那一刻，我终于在上海这座现实主义的大本营，看到了一个女人对完美爱情理想的盛大凭吊。”显而易见，小说如镜子，映照出作者对理想爱情孜孜以求的态度。

读爱情小说，恍若品玫瑰酿酒的芳醇，最享受、最惬意的是舌尖上绽放的瞬间。潘向黎深谙这个道理，她的小说给人以苦中沁甜的精神愉悦。《睡莲的香气》看似披着古典文学的外衣，实则是对现实主义的鞭挞。隔着屏幕的两个人，因为同时喜欢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而坠入网恋，如果不看结尾，会以为这是个唯美动人的故事：从存放心事的树洞到文学世界的知音，两人惺惺相惜，谈文学、诉衷肠、每天互道晚安，也经历过借钱这件事的考验。女子的网名叫“睡莲”，他们谈论“维福纳河塘里漂浮的睡莲”，勾连起童年的往事和成长的回忆。当虚拟世界的爱恋照进现实，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他们在一家叫“莫奈的池塘”见面，以精装本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为接头暗号，他等来的却是三十岁左右的男子。结尾处，妻子告诉他，没有香气的睡莲也是睡莲，留白艺术用到极致，好比一杯琼浆玉液，余味深远绵长。

把爱情与城市巧妙结合是高水平。《旧情》中如是写道：“上海的太阳，每一天都会有点疲惫地沉入黄浦江的波涛里，然后第二天洗得干干净净，神神气气地升起来，照耀得江的两边一片华丽明亮。”又说，“上海的‘芯’是有韧性的，所以上海这座城市，沧桑兴衰，海纳百川，总和‘颓废’二字没有关系。”故事的主人公齐元元成长在单亲家庭，她渴望一场美妙的爱情，却认为真正的恋爱像在家里的金鱼缸里养一条大鲸鱼，难以企及。母亲患癌症住院期间，她与前男友杜佳晋旧情复燃，先是为尽孝假扮情侣，后来假戏成真。这样的事情就像偶像剧，作者的重心在于反映独生子女一代的情感困境。“对于独生子女来说，这场战役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弹尽粮绝之际，不要说有援军，连一个由于血缘天然地可以和你百分之百同感、随时可以抱头痛哭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引人共鸣。饮食男女的爱情，在社交平台，也在一饭一咖。《觅食记》的内核是孤独。苏允沛和王力勉一对面对面盲症的男女，因为认错人组成饭搭子，相约去一家叫“粒粒米”的茶餐厅吃午饭。时间一久，两人吃出了感情，却保持交往原则，“讲道理，不讲情绪，请勿敏感，切忌细腻”。后来，苏允沛的异地恋无果而终，她再赴午餐，发现王力勉公司搬到很远的地方了，仍然坐地铁来吃饭。他们的感情升温，把一见钟情演绎成情定终生。觅的是食，也是爱。想想，两个饭搭子，一份彩椒豆豉排骨套餐，一份鱼香肉丝套餐，她给他夹块排骨，他给她夹几片彩椒，红红绿绿，弥漫着菜香，最美的爱情不过如此。

一个人的爱情浮世绘，也是现代人的情感启示录。潘向黎在“小而美”的短篇里写出了都市男女内心漫长的孤独、彷徨、郁闷，以及爱而不得。用诗意的笔触呈现爱情的切片与纹理，给人以心头的撞击和缠绵的暖意，使读者看到爱情的种种可能和人性的不确定性，也窥见了爱情的本来面目。

【文艺观澜】

历尽风雨的善意

□王方晨

这样一部书，让我有了想哭的感觉，因为它对这个世界保留了最大的善意。它出自李心信先生之手。

早在1983年，我来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求学。学校老师中，就有李心信先生，惜我未曾受教。时隔三十多年，我在曲阜师范学校的老同学打电话问我，记不记得李老师？恍惚记得的。

在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年轻学生眼中，老师们极被仰望。不光是学识，还有年岁、职位、阅历。

我们这些师校学生，不出意外，将来也会走上教学岗位。与师范学校老师的区别是，大部分师范生，都会是小学老师。

当了两年小学老师，又经三十多年写作，我看到了李心信先生《风雨之后》这部传记手稿。李心信先生经历坎坷，果然在我意料之中，但其坎坷的程度，又在我意料之外。我的世界观，向来视人生“坎坷”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再看李心信先生，那又绝然是大不同的——本身就是丰富的宝藏。

我曾作短篇小说《元亨利贞》，苦心孤诣塑造了所谓时代“三真”，俱为饱经风霜而善养本性、通透达观之人。在时代无情、无理的肆意拨弄下，三位老人各有秉持，各有作为。他们的稀有存在，代表了时代的吉祥征兆，理应受到社会珍视。

“惟公家积善庆，天钟粹和，生为国桢，出为人瑞。”同视李心信先生为高远处的时代人瑞，亦不为过也，然而李先生又令我感到极亲切。

由李先生的文字，我看到了自己曾经熟悉的学习场景。特别令人难忘的，就是我们的教学楼。那是一座两层木石结构西洋风格建筑。著名人物万里，也曾在这里就读。我还清楚记得教学楼外墙的转角，镌有“张郁光”这个陌生的名字。

李先生写张郁光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民族英雄，我竟一点儿不晓得。很奇怪的是，好像我的父亲曾提起这个人当年出任过山东省国民政府教育厅的长官，倡导过利民开明的教育主张。

在这栋楼上，发生了一件影响李心信先生职称晋升的事故。因学生在教室抽烟，险酿火灾，楼板被烤了个大窟窿。

对教学楼的楼板，我的记忆太深刻了。虽然过去几十年，我还听得到楼板上橐橐作响的脚步声。每逢班级打扫卫生，就像发生了世界大战。木地板干燥，容易起尘。六七把扫帚唰唰齐下，教室里尘土飞扬，简直狼烟滚滚，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看李心信先生雅文，引起这些回忆，有趣得紧。

暗自计算了一下“火烤教学楼”的时日，我已离校。在同时期的职称统一评定中，我获得了“小教三级”的教学资格。下一年，我因发表小说作品而离别小学校，去参加“作家班”的学习。因为评职称也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似乎还可以算作“当前”的事情。李心信先生的这部自传体小说却把我带到了更远，带到了历史深处。

小说从李先生祖上写起，回忆了自己祖辈三代的奋斗史。不能不说，约百年之前，已经很遥远了。小说以朴实的文字，给我们生动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但从李家整个的奋斗史看下来，我觉得都离不开一个“贤”字。

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命运，都跟历史和社会紧密相连。需要指出的是，它也跟家风紧密相连。李家祖辈三代，均能吃苦耐劳，同时体现了为人的贤德。因为爷爷、大爷、父亲的襟怀磊落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就连他们居住的村庄，也被称作“三贤庄”而扬名。

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一代代人周而复始的成长、兴盛、衰颓中，时代逐渐向我们走近，我开始看到了李心信先生的个人生活。当然，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李先生一点一点地印证着多年前我对曲阜师范学校老师的想象。他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与老年，他的游戏、求学、婚恋、工作、奇遇，他的痛苦、屈辱和欢乐，他的失败和成功，他的波折和坦途，这一切，构成了他的命运本身。那么，世上到底什么是命运？对此，我有自己的回答：

命运就是熬过漫漫人生岁月，你终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虽然并不记得见过李先生一面，但我仍然从他的字里行间看到了真实的他，而且坚决相信，不论他是在孩提总角，是在弱冠之年，还是在而立不惑、年过半百、平头甲子，抑或龙钟期颐、花甲重开，他都是生活在家族的摇篮里。

时代风雨，急骤冷酷，一番紧接一番，李先生对世界、对生活的拳拳深情，却依然如故，这在他对亡妻的不尽缅怀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观李先生的一生，实在是受着家族贤德之风的佑护。家族美德不是钢铁的坚甲，而胜似钢铁的坚甲。它顽强而有效地抵抗着社会的动乱、人间的灾难、时代的暴虐对忠实承续它的子孙们的无情侵扰，使家族的每个成员都得以保持并完善自己作为人类的美好品质。

书写至此，我的脑中忽然跳出稼轩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风雨之后，李先生仍然是这样的人，而我的感动也正在于李先生古稀之年仍然能够以自己内心的温良与秀美示人。

除了详尽记录李家祖辈三代所走过的漫长历史轨迹，这部书中还有真实可信的风俗民情令人着迷，但归根结底，这是一部善意之书，出自频频于梦幻中的天国与亡妻相会的多情赤子之手，饱蘸血泪，炯然精诚，义感神明。